

# 我受了三壇大戒



父皆是德學兼優的長老，戒期因緣甚為殊勝！元光寺是有史以來將近百年的古刹，位居獅頭山嶺的最高峯處，群山環抱，景色佳美，道場清淨，正是佛門興盛的象徵。幸兒！我能參加斯會也是前生培來的福報吧，我真為我自己慶幸！

我們在戒期一共三十二天的生活是過得并非有條不紊的。早上自四點半鐘起床至晚上十點鐘休息，共有一十七個半小時，除了中午有兩小時的休息外，上午聽戒，下午是演習佛事倒是很忙啊！此回戒期特殊的事項就是，戒常住的主事人

戒定慧三無漏學是佛法總要。凡是修學佛法的人必須先求戒、學戒、持戒、然後習定及習學經教求得智慧。戒法是十方三世諸佛共修同持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也就是從持戒一門而能達成佛果。所以說嚴持戒品是成佛的正因。遺教經裡說：戒是正順解脫之本。

這次獅頭山元光寺常住發心設辦傳授三壇大戒的道場，雲雲四眾遙從基隆、蘇澳、高雄屏東，各方雲集。三師七證，諸引禮師

會性法師，也是我們的五師父慈悲，而戒和尚——道源老法師發心，特地設定了時間為我們講戒。我們聽了：沙彌十戒，比丘比丘尼四分律及菩薩戒的梵網經。因此我們始能對於戒法，戒體，戒相，戒行等少為懂得了一些，不然；我們名稱求戒到戒壇裡來，而實無所知不能了知戒法戒相，豈不是走了一趟冤枉路嗎？所以這裡我要很虔誠地感謝戒和尚並諸引禮師父哩！還有殊勝的事，便是我們的授經法師——佛瑩法師。她是一位比丘尼。她每天除了教授毘尼之外，還作了醫師。她給我們診病施藥，法師兼作醫師，施法兼施藥這還不够稱殊勝嗎？

「往：昔：所：造：諸：惡：業：……一：切：罪：根：皆：懺：悔：……」

莊嚴的經聲傳遍了壇場，跪在戒壇中的眾戒兄們，我相信的確大家都把六根收攝，唯有一心至誠懇切地懺除積習罪垢，願求獲得清淨光明的戒體。每當戒和尚宣說戒文並詢問：「能持否？」大家都異口同音答覆說：「能持！」啊，那答詞是多麼堅決而有力的呀！我們從此後就是清淨佛子。我們是盡形壽歸依三寶；盡形壽守持淨戒，不！我們是盡過現未來三世際歸依三寶；盡過現未來三世際遵守佛戒。

我記得我們求受了戒之後，戒和尚便很慈和地對我們說：「恭喜你們得了清淨戒了！恭喜你們作人天師範；當大善知識！」這幾句話說得是多麼悅耳動聽的哪！阿彌陀佛！我非常歡喜，歡喜我能求受了三壇大戒！我感謝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，世尊慈悲為我們為一切眾生開設方便制說清淨戒法。我感謝毘

尼律藏清淨戒法，能令我們遠離一切不淨垢染之法而能獲得清淨安隱之樂。更感謝歷代祖師。因為他們紹傳佛法使佛種不絕。尤感謝本戒期中諸來大善知識，不倦為人，諄諄垂教成就我們求得無上妙戒。但是，我又覺得很恐懼！深怕自己不能於二六時中持守毘尼至死不退初心。敬授和尚會這樣說：上根的人持戒律從始至終永無變異，中根的人可以於六年間不遷志。下根的人只能持三個月或六個月就渺無所知了。啊，我能學那一根性的人呢？我願我能學成上根的人，更希望我們同戒的戒兄們統統都是上品上根的人，才不負他人也不負自己，亦不愧對戒和尚我們道喜的言詞啊。

過去日據臺灣五十年來，險些兒把佛教弄成破產。日僧祇因有他國家環境的關係提倡繁植人口，於明治維新的時候就改革了僧制，迫使僧侶配偶，他們對於吃肉一戒也不重視。因為有他們的自由風氣流進了臺灣，使臺灣一般輕浮的僧伽，隨波逐浪，順風揚旗把舊有的佛教改換了面目。他只顧弘法化他，而不顧自己的戒德修持。自己的戒德不淨那能行化他人呢？這種病若不具有慧眼的醫王又那能了知？故所以殃累本省後學，認假為真而不知原有的佛教的本體。幸得臺灣光復祖國，又幸得值遇具有眼光的先覺，察知臺灣佛教的弊處，急以警救，提倡傳戒戒法，奉返佛教舊有的光澤，這是臺灣的一大幸事。也是佛種不絕於佛門的一大幸事。我為我們臺灣的佛教慶幸，更為我們中華佛教致慶！

此次戒壇對於這點，也改變了好多。如白師父說的：「本省對於受戒的信仰，未曾建立起來，對於受戒的種種，容易發生誤解。比方，挨打楊柳條在大陸戒壇上，簡直是家常便飯。在本省就有點不同，因此我也不發出我的火氣，不多打你們。……」這是白師父的客氣話，就此也可以捉摸白師父注重教誨，減少打罵的真相。陪堂續詳師父，可說是一位最和霽可親的大德人。他對戒子們的教誨，真做到一語人不倦了。續師父會說：「過去大陸上戒壇，當引禮的都狠嚴厲地打罵新戒；然而新戒們挨受打罵，心慌意亂，學習規矩也學不來。益加打罵，心益慌亂，益學不來。我知道人有心心理，所以，打人、罵人，不很贊同。教的人，慢慢地說；學的人，用冷靜的頭腦去研習，沒有什麼學不成的。」此與那些裝腔作勢，盛氣凌人，三句不離「楊柳枝打你」的一輩人比較，真有霄壤之別了。這，實是比較服人，戒子們傾心學習，成就得異常迅速，旁觀者以為此次的新戒聰明，有誰究明這個底蘊？據說曾有一次的傳戒，到了將受菩薩大戒的前夕，還在學習「排班」，「一分班」，開出一個笑話。難道他們芸芸新戒，都是愚笨？才能收效，我們佛教，何獨教育方法？所以，真的做到了。

在這一會，真的做到了。

不過，一切事情，都難求其全的。總括起來，此次戒壇圓滿的收穫，實比其餘戒壇的豐，戒子們的收獲，與會的各位戒壇的感吧！我想午，舉國騰歡，慶祝國慶的雙十節下寺。我抱着愉快的情緒，離開元光寺。而心中想着：為自己的成行而雀躍，為律宗開新紀元而慶祝！

過去日據臺灣五十年來，險些兒把佛教弄成破產。日僧祇因有他國家環境的關係提倡繁植人口，於明治維新的時候就改革了僧制，迫使僧侶配偶，他們對於吃肉一戒也不重視。因為有他們的自由風氣流進了臺灣，使臺灣一般輕浮的僧伽，隨波逐浪，順風揚旗把舊有的佛教改換了面目。他只顧弘法化他，而不顧自己的戒德修持。自己的戒德不淨那能行化他人呢？這種病若不具有慧眼的醫王又那能了知？故所以殃累本省後學，認假為真而不知原有的佛教的本體。幸得臺灣光復祖國，又幸得值遇具有眼光的先覺，察知臺灣佛教的弊處，急以警救，提倡傳戒戒法，奉返佛教舊有的光澤，這是臺灣的一大幸事。也是佛種不絕於佛門的一大幸事。我為我們臺灣的佛教慶幸，更為我們中華佛教致慶！

此次戒壇對於這點，也改變了好多。如白師父說的：「本省對於受戒的信仰，未曾建立起來，對於受戒的種種，容易發生誤解。比方，挨打楊柳條在大陸戒壇上，簡直是家常便飯。在本省就有點不同，因此我也不發出我的火氣，不多打你們。……」這是白師父的客氣話，就此也可以捉摸白師父注重教誨，減少打罵的真相。陪堂續詳師父，可說是一位最和霽可親的大德人。他對戒子們的教誨，真做到一語人不倦了。續師父會說：「過去大陸上戒壇，當引禮的都狠嚴厲地打罵新戒；然而新戒們挨受打罵，心慌意亂，學習規矩也學不來。益加打罵，心益慌亂，益學不來。我知道人有心心理，所以，打人、罵人，不很贊同。教的人，慢慢地說；學的人，用冷靜的頭腦去研習，沒有什麼學不成的。」此與那些裝腔作勢，盛氣凌人，三句不離「楊柳枝打你」的一輩人比較，真有霄壤之別了。這，實是比較服人，戒子們傾心學習，成就得異常迅速，旁觀者以為此次的新戒聰明，有誰究明這個底蘊？據說曾有一次的傳戒，到了將受菩薩大戒的前夕，還在學習「排班」，「一分班」，開出一個笑話。難道他們芸芸新戒，都是愚笨？才能收效，我們佛教，何獨教育方法？所以，真的做到了。

在這一會，真的做到了。

不過，一切事情，都難求其全的。總括起來，此次戒壇圓滿的收穫，實比其餘戒壇的豐，戒子們的收獲，與會的各位戒壇的感吧！我想午，舉國騰歡，慶祝國慶的雙十節下寺。我抱着愉快的情緒，離開元光寺。而心中想着：為自己的成行而雀躍，為律宗開新紀元而慶祝！

此次戒壇對於這點，也改變了好多。如白師父說的：「本省對於受戒的信仰，未曾建立起來，對於受戒的種種，容易發生誤解。比方，挨打楊柳條在大陸戒壇上，簡直是家常便飯。在本省就有點不同，因此我也不發出我的火氣，不多打你們。……」這是白師父的客氣話，就此也可以捉摸白師父注重教誨，減少打罵的真相。陪堂續詳師父，可說是一位最和霽可親的大德人。他對戒子們的教誨，真做到一語人不倦了。續師父會說：「過去大陸上戒壇，當引禮的都狠嚴厲地打罵新戒；然而新戒們挨受打罵，心慌意亂，學習規矩也學不來。益加打罵，心益慌亂，益學不來。我知道人有心心理，所以，打人、罵人，不很贊同。教的人，慢慢地說；學的人，用冷靜的頭腦去研習，沒有什麼學不成的。」此與那些裝腔作勢，盛氣凌人，三句不離「楊柳枝打你」的一輩人比較，真有霄壤之別了。這，實是比較服人，戒子們傾心學習，成就得異常迅速，旁觀者以為此次的新戒聰明，有誰究明這個底蘊？據說曾有一次的傳戒，到了將受菩薩大戒的前夕，還在學習「排班」，「一分班」，開出一個笑話。難道他們芸芸新戒，都是愚笨？才能收效，我們佛教，何獨教育方法？所以，真的做到了。

在這一會，真的做到了。

不過，一切事情，都難求其全的。總括起來，此次戒壇圓滿的收穫，實比其餘戒壇的豐，戒子們的收獲，與會的各位戒壇的感吧！我想午，舉國騰歡，慶祝國慶的雙十節下寺。我抱着愉快的情緒，離開元光寺。而心中想着：為自己的成行而雀躍，為律宗開新紀元而慶祝！